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政術部三 辭官 去官 離局 黜免 有罪復用

辭官一

增史記曰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黙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

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謝去　高士傳曰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仲子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

出謝使者相與逃去　史記曰留侯素多病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晉書曰武帝詔以鄭袤為司空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茍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終於不就　北齊書曰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

矣充絀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恐之爛熟耳　問奇類林曰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裝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曰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　冊府元龜曰李抱玉為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帝嘉其謙讓許之　又曰李夷簡為淮

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專簡堅請凡四表乃許分司東都　經濟類編曰判户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户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為祕書監　册府元龜曰馮贇應順元年為中書令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効徒因際會遂竊寵靈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　經濟類編曰哲

宗時文彦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彦博致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彦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經濟類編曰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

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辭官二

原上章 投檄 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司徒印綬章二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使徵謨陳病篤曰有公族穆子之疾寢伏待罪自旦及申公卿奏謨慢免為庶人 漢崔篆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投檄而歸

避功臣 辭郡吏 杜詩字公君為南陽欲降避功臣上疏曰宜虛數郡待振旅之臣臣非所宜願受小職 蕭望之字長倩拜平原守上疏曰陛下諫官補郡吏所為憂末而忘本

稱父命 視子疾 晉卞壼字望之為尚書令時召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二人告稱父命不就壼奏一切班下不得以私

讓為永制二子不得已就之　陸訥字祖言為吏
部尚書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詔許之　辭

三公　泛五湖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　范蠡辭
官曰君行令臣行意乃扁舟泛五湖

罷就第　遂之楚　杜延年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周
處字子隱除楚内史未行徵拜散
騎常侍處云辭大
不辭小遂之楚

治壓辭卿　韋賢罷相　傅周歘治
壓納衛侯
衛侯以為卿周治既服將命周歘先入及門遇疾而卒
治壓辭卿注見歘死故也　韋賢為丞相老病賜金百
斤罷加賜第一區
丞相致仕自賢始

佯狂以避　失溲而止　韋元成佯
狂讓封以
避兄　後漢世祖彊起張湛為司
徙湛至朝堂失溲因自謝病而止

敢辱高位　顧督

小職　齊使敬仲為卿曰羇旅之臣幸免獲戾敢辱高位
以速官謗　黄香為尚書令遷東郡守上疏曰典

郡才非所堪願留備冗員督責小職復爲尚書令

血氣未動 醫藥勉就 薳子馮辭令尹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也乃免 漢平當爲丞相病篤上書乞骸骨上使尚書杜延年賜安車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曰君其勉就醫藥

官不屑就 **辭合善爲** **匪念恪居** **徒思智免** **奉身而退** **知止不殆**

增目疾 **身仆** 冊府元龜曰唐張賁高宗永徽中爲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 又曰路隨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退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慰問巽日遂以疏陳乞

雨爲害 **賊漸除** 冊府元龜曰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爲尚書左僕射休璟以雨爲害咎在三司上表乞解 又曰苗晉卿肅宗初爲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骸骨

李建遲

顏蕘速 册府元龜曰李建穆宗長慶元年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顧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又曰崔沂仕唐昭宗知制誥嘗與同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媿冀日謁國相訴曰沂疏賤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

終中條　居昆明 册府元龜曰司空圖為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昭宗知其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時人高之竟善終中條山　又曰李容師為右武衛將軍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

三上書

二宜去 韓愈集曰孔戣字君嚴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韓愈謂曰公尚壯奚去之果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為二宜去

成雅志　知勇退 册府元龜曰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朕

令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下詳終中條注）

投簪　掛冠

孔稚圭文曰昔聞投簪逸海畔今見解蘭縛塵纓　合璧事類曰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期四十左右作尚書即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不同進　唯早退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問奇類林曰歐陽文忠公在蔡屢致仕門生蔡承禧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乞養病　請致仕

冊府元龜曰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避位曰乞解所職養病私門　資治通鑑曰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聽歸樊川

詔致珍饌

辭歸林壑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為長水令後罷歸田里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饌給全祿終身　又曰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歷中轉運劉晏聨表薦述睿由是累授起居舍人述睿唯再至朝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李自良辭　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年為邠州刺史韓遊瓌歸邠州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懼奔鳳翔遊瓌殁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逼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　又曰李自良為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

請奉左右　乞從閒逸　冊府元龜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為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　又曰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聖歷初以老疾乞從閒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

篤信仙方 悠游名山 冊府元龜曰尉遲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致仕末年篤信神仙方飛煉金石服雲母粉不與外人交通 又曰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悠游名山一日搦管為詩纔五字曰雲山游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挂冠注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臣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非復能有裨益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文正感悟 持國嘆咏 問奇類林曰處士魏野嘉祐中有詩贄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五秋泰岳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續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淮子厚為倅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嘆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

言遂致仕

安叨榮寵　冀竭涓塵　冊府元龜曰鮮于紹自絳州刺史除同州刺史高宗召見慰勉之紹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豈可安叨榮寵自貽罪譴乞許臣致仕　又曰宋璟為尚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為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恩冀竭涓塵之効今積羸成憊安可仍尸重祿

祁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致仕也時為中軍尉　下詳第一條

間唯鵜之譏　憂即鹿之嫌　並詳後詩丈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不與宰輔議　實由大臣薦　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

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 又曰王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召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

難逃天下之責 不勝家門之盛 上詳後詩文冊府元龜曰韓公武宏之子以討淮西功為鄜州節度元和十四年宏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大金吾將軍既而宏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上詩 續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下詳持圖歎咏注

幸未厭得自遂 必待棄豈知足 問奇類林曰蕭

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元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　續問奇類林曰龐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知足之謂

辭官三

原不能者止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舉主不可齊列後漢劉陶字子奇遷尚書以所舉主為尚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拜侍中

同諱王舒字處明父名會舒拜會稽內史上疏乞換他郡朝廷議以字同音異舒又陳辭于是改會為鄮不得已而行之

同名江統為中郎遷司以統叔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但以職位之衆士人殷繁使至受官而令佐吏不得稱子孫不得言朝廷從之

宜勿奪志 魏田疇字子泰襲祖封侯讓不受有司劾疇很愎苟立小潔宜加刑鍾繇議宜勿奪志

叔父未得仕進 魏志劉矯有高節以叔父未得仕進絕州郡之命 增尚書

令必簡德量才 晉書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總括百揆式是羣辟故必簡德而拔量才而授

此例甚多 孔帖曰武德七年熒惑犯執法右僕射蕭瑀辭位貞觀十五年熒惑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辭位國史之內此例甚多

求歸耕養 又曰宋璟求致仕表臣叨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額雪刺滿頭求歸耕養藥塘巖穴

告年 王禹王詩曰悟惺方圖政安車遂告年

賜鑑湖剡水一曲 問奇類林曰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

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

詩酒自樂 冊府

元龜曰晉伊玉羽為光祿少卿滿歲退歸泰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乞為僧 又曰宋彥爲漢乾佑二年自邠寧節度使乞致仕為僧

司諫歸華山 湘山野録曰宋真廟時日本國入貢求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挾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後錢希白楊大年二公為閑忙令楊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錢若水歎 問奇類林曰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以感動之者耳即以母老請解樞務

為安石詆求歸愈切 宋史歐陽修傳曰修以風節自持年六十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

辭官四

增詩宋鄭俠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曰人生足清閑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逐逐君子燿軒裳小人腴口腹霜雪滿頭頷馳競心更速誰知東山後清風千載續仁孝實天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揖高科聲華光煜煜騏驥爲火迷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周天官先上應宿皇華屢更指閶請分符竹端介奉髙明慈仁撫煢獨施設妙通神歡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然謝羈束

古人涖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緬彼仮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巖谷由公仕以觀其庶無媿恧　元蒲道源辭陜西儒學提舉曰布穀聲中雨散絲晩牕濃睡正炊時春來暖透黄紬被老去甜歸白粲糜仕及引年何况病官雖閑局亦當辭為予多謝門前客莫恠慵夫應接遲　明高啓辭戸部之命東還有作曰詔爾民曹出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臣才自信元難稱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江花秋艇去

長河宮樹曉鐘沈還鄉何事行猶綬為有區區戀闕心

增䟽後漢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不自安上䟽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䕶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頒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痼疾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

承舊典終享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藩國願蒙
哀憐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祖母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
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周
庾信為閏大將軍乞致仕表曰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

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賔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强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又代人乞致仕表曰臣聞一葉将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污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煩疼四支不

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涸兹恒典

唐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頓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羣驂燕越而絶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假宮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為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豈不增媿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

玉燭德動辰緯時與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疴病日侵乞解所職養病私門　唐休璟為尚書右僕射以雨水為害上表曰臣聞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臣樗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執典禁戎不雪四郊之恥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況疲敝已至年髮侵衰無德而禄必為小人之患非材妄居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國有水災屢為人害將政教

之吏罔副天心實變理之才未知王度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况竊在聖朝豈敢靦顏居位乞解所居待罪私庭　宋璟乞致仕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拔自幽介欽屬聖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徒以久從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得再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邑大郡所更中外已忝彝章逺居端揆尤竊右職伏惟陛下探能以授為官而擇忝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室養疾衙門　權德輿代魏博田僕射辭官表曰臣聞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能行志愚臣夙心私有所慕况蒲栁先邁犬馬易疲仰覬天慈俯照愚悃　邢崇嗣上表陳情曰臣蘖牙小校樗朽凡姿陛下天聰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别選通人邇來雖戡夷巨孽纘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寃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自宸衷兼列校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今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

于閫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嬪寧抑懸貆之刺　宋歐陽修辭免叅知政事表曰臣本乏才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報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賛貳宜擇才賢　又辭樞密副使表曰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晩勤學古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

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
補徒措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
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選禁著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
於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并包猥
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增狀宋吴永叔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曰臣猥自遐陬
躐登朝序偶值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
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亦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

燃憁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儻冒黍于殊渥恐交嘖于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　眞德秀再辭免戸部尚書狀曰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名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于閩嶠心已鶩于闕庭惟是

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雖踵夔龍之武職專治
賦媿亡晏浞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
增墓表明楊士竒陳靜誠先生墓表曰太祖高皇帝定
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
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
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
其第者三命之官輙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寳所咨諮
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替命為學

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上嘉奬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强之以職每色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廄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為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為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葢靜澹恬退始終

一志

去官一

增前漢書曰陳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寛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天中記曰後漢選注胡剛清高有志節值

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　冊府元龜曰王績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又曰盧懷慎為黄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盧懷慎忘身狥公積勞為病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又曰韋況代宗大歴中隱居于嵩山守志樂道孔述睿深器之薦為拾遺不起未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半歲棄官東歸徙家于龍門别

墅　問奇類林曰張正甫為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又曰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聵三宜休　山堂肆考曰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錢

合璧事類曰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巳覺風光屬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

養閑身　又曰元豐七年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賜宴者三賜詩者再　山堂肆考曰蓬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菴　又曰趙抃歸老西安作高齋蘇軾寄詩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真秋毫　又曰劉涣字凝之棄官家於廬山之陽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我好　經濟類編曰伯勒齊

爾布哈諷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即辭避所親為之不平阿嚕圖曰我博爾濟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去官二

原挂冠 命駕 後漢逢萌字子慶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歸 世說張翰字季鷹為齊王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鱠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覊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為河南令以賊事為府官所責

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乎遂去官枚乘為弘農都尉不樂為吏旋去官客游梁

不折腰　**敢踰心**　陶潛為彭澤令曰今日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于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王羲之字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踰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表送章綬　**上還舉板**　晉書魏舒為司徒年老每稱疾遜位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于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　荊州先賢傳曰董正少有美姿太守舉孝廉正員笈單步上還舉板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　會稽典錄曰周規為湘令二月長沙太守徐祝行縣以草檝教縣除之規以妨農時損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　下詳辭官

即投傳去　**迺以**

疾歸 豫章記孔恂為別駕即投傳去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廼以疾歸 無義不仕

有嫌棄歸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晉陶侃字士行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而歸

病不之官 族無所庇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主簿病不之官司隸催促倫上疏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徵詣廷尉詔原之 傳宋公孫蕩棄官則族無所庇 奉戒免歸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戒子孫無為王國吏及子駿遷趙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經字彥緯為江夏守曹爽附絹三十匹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官對送使杖五十爽聞不復加罪 三揖一辭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增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

懸輿 **歸杖** 合壁事類曰自知稅駕無李斯之歎音便保懸車復韋賢之故事 又曰脫簪公府歸杖私門狄梁公表

罪人 **饑烏** 三國志曰田豫字國讓仕魏遷南陽守曰年高七十而居位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去 合壁事類曰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李復圭嘗作書譏之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曾魯公遂乃致仕

蟲觸網 **雪壓竹** 金樓子曰襲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死焉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久淹邪遂挂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山堂肆考曰宋羅之紀字國張號筠心瑞陽人孝宗朝攝邑雲夢見雪壓庭竹詩云吾道非邪真可恥此君豈是折腰人遂棄官歸

恥為屬 **疾其姦** 孔帖云郝處俊恥為

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蕭存張滂主財賦辟
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賣車騎　採薪栗

孔帖曰關播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
閬門不嬰外事　又曰杜甫為華州司功
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客秦州負薪採栗自給

非其所好　豈為難得

冊府
元龜
曰竇威沈深有器局隋煬帝時以皇后姊壻徵
為考功郎數侍遊宴非其所好　下詳第一條

殊苦督將　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曰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
輔有督將恃恩伐功者多撓吏理元
衡苦之乃移疾去為沈浮讌詠之游　又曰王正雅為
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中人怙權正雅不能
堪遂謝
病免

潛遁而去　謝病以歸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
節吳人也少習詩禮
年六十不求仕天寶初以高蹈徵還至太子右諭德其
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辭闕廷不言發期潛遁而

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　又曰後唐李保殷為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

武后多殺　刺史不禮　孔帖曰李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後漢書曰馬良年三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恥在廝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揵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十許年乃還鄉里　合璧事類曰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挂冠自在　投紱歸來　白居易詩曰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　蘇軾詩曰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

角巾歸里　牛車還鄉　合璧事類曰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　又曰太尉李

晟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來斂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不得見

疏廣謂受

張鑄與昷 事文類聚曰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黄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又曰張鑄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訾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人也與姪昷並以光禄卿致仕同歸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為榮清朝叔姪同辭禄歸去田園盡列卿

不似白雲

相期亦松 趙嘏送蕭相公詩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謾自勞脫却朝衣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高　蘇軾和路公超然臺詩曰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相期亦松子永望白雲岑

飽鱸鱠

披鶴氅 上詳第三條　經濟類編曰後唐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凡事之梁震曰先王待我

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

震披鶴氅自號荊臺隱士

棄官為道士　以家付兒曹

冊府元龜曰李淳風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黄冠子　山堂肆考曰宋辛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退悉以家事付兒曹

自稱香山居士

難做退位菩薩

合璧事類曰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續問奇類林曰蘇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

不使我酣美酒

遂出所受俸錢

孔帖曰王績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革死妻送酒不絶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　又曰吕才東皐子王績集序天下亂君歎曰羅網髙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

門前輕舟夜遁

去官三

原高尚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逃祿子文　趙温歎雌伏東觀漢記趙温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也　高岱謂藏暉文士傳曰高岱有操郡將盛憲以為上計吏岱辭不行謂司卿曰懷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司徒失人閔仲叔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仲叔曰辟而不問是失人也投劾云云　郡守非人後漢檀敷蒙城令以郡守非其人乃棄官　官止六百石漢郎漢兄子旻容為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見執主事儀范滂字孟博為光祿主事執公儀見光祿勳陳蕃蕃不止之滂恨投版棄官郭林宗

聞而讓畨

范滂詣獄解印 後漢黨錮事下詔捕范滂督郵吳導至縣抱書閉閣伏牀而泣滂聞之曰此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引出俱去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巴肅詣縣解印 巴肅坐黨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俱去肅曰人臣有謀不隱有罪不怨遂被害刺史賈琮刻石記之

陳畨刺史不合 刺史周景辟陳畨為別駕以諫不合投傳去

麗與鄉人敬之 襄陽記麗德公子與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柯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

增**投冠** 陶潛詩曰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

非其好 冊府元龜曰杜如晦隋末為滏陽尉非其好也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又曰孫處元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

桓彥範等用事處元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隱武寧山 孔帖云抑渾累遷衢州司馬後棄官隱武寧山

永為陸司勳 又曰歐陽矩移陸司勳書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鱸鱠蓴羹放歌長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

遺名勇退 元稹制曰遺名自遂勇退推高

年滿七十 韓愈集序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子弟侍側公卿在席 孔帖云盧簡求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觴咏竟日忘歸

去官四

增詩唐王維崔錄事曰解印歸田里賢哉此大夫少年

曽任俠晚節更為儒遁迹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狎鳥余欲共乘桴　又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曰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靜日暮九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蒹葭叢余亦從此去歸耕為老農　杜甫送孔巢父遊江東曰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

回雲車指點虚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劉長卿漢陽獻李相公曰退身高卧楚城幽獨掩閑門漢水頭春草雨中行徑没暮山江上卷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晩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寄贈曰天下繡衣吏求吴美退居有閑同庾信避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疎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廛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

他年雪中櫂陽羨訪吾廬　朱慶餘孔尚書致仕曰髙人心易足三表乞身閑與世長疎索唯僧得往還直聲留闕下生計在林間時復逢晴景乘車看遠山　劉得仁和鄭先輩謝秩閒居寓書所懷曰把筆還詩債將琴當酒資藍衫懸竹桁烏帽挂松枝　溫庭筠贈盧長史詩曰移病欲成隱扁舟歸舊居地深心事少官散故交疎道直更無侶家貧惟有書東門煙水夢非獨為鱸魚　王建送唐大夫罷節歸山曰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

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旄節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人間雞犬同時去遥聽仙歌隔水煙　宋王禹偁賀將作孔監致仕曰泣辭明主挂冠簪便約幽雲老舊林朝請罷來頒典笏田園歸去只攜琴焚香静院當山色曬藥空庭避竹陰一子得官三品禄未饒疏傅有黄金　趙抃送穆舜賔承議致政還鄉曰清修平日得無慚學道勤行肯妄談軒冕喧譁公始悟林泉瀟灑我先諳曽憐避弋雲中鴈每念纓

緑蘋裹犢畫舫西歸時節好春山如黛水如藍　孔平仲送謝仲規致仕曰公年五十餘鬚鬢黒如漆朝廷方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猶虚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姿臭腐視晃紱東南富人材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尚眞不屈騰裝嶺外遠歸櫂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坐華室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閒

佚觀公肴宇秀凛凛有道骨當為地上仙不是籠中物

蘇軾罷徐州往南京曰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别别離隨處有悲惱縁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戯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絶

黄庭堅次韻休官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黄鸝俱好音付與兒孫知伏臘聽教魚鳥逐飛沉黄公壚下曽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

楊

萬里送吳斂叔侍郎曰脚踏雞翹豹尾閒心飛碧岫白雲端人看疏傅如圖畫帝念嚴光返釣灘玉殿松班唐次對竹宮茅立漢祠官自憐病鶴樊籠底方羨冥鴻片影寒　朱熹蒙恩許遂休致曰闌干苜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大歲又涒灘　元趙孟頫題歸去來圖曰斯人真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黄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

窮北𢙇眠撫卷常三歎世久無此賢　明孫蕡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曰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　王世貞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曰郵書一到不堪聞起別殘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失冥鴻去後許誰羣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延之咏五君與説近蹤應稍慰買山全占洞庭雲

增傳明王英劉先生傳曰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

薦先生雖老猶可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爲教官先生辭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然自得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增序宋程俱送林德祖東歸詩序曰余行道南徐過故人蘇丞祖出許振叔書道德祖挂冠勇決之狀余時冒初暑向遠途忽忽煩憒聞之灑然如挹寒流而濯清風也

明徐一夔郁離子序曰誠意伯劉公學足以探三

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㡭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賛而公鋭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因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恱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所以作也

增咨目宋朱子致仕後客位咨目曰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攣纏繞之患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離局一

原遐棄厥司 叛官離次遐棄厥司 失位 一失官慢也離局姦也一失其位寵名皆棄

失職 臣之失職常刑無赦 一日失職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既忘恤緯

是不理庖 各揚其職 揚舉 增持虎符出界 事丈類聚曰漢馮野王字君卿為琅邪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還家免官

原越界迎 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為渡遼將軍欲退身數上病不許友人王旻喪還規越界迎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奏芳曰威明欲避地故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遂不問也

吉黃伏法 吉茂同產兄黃為長陵令時禁長吏闕擅去黃聞司徒趙

溫甍以故吏違科斧喪司隸鍾繇收伏法

增棄印謁趙咨 問奇類林曰趙咨過滎陽曹嵩迎之咨不為留嵩以不得見為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

原出界送 晉郭奕為野王令羊祜過之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石崇免官 石崇為荊州徵為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遂免之

旬日却還 阮籍為東平相到郡法令清簡旬日却乘驢還

增還京師醫療 孔帖云唐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歷三年以病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不樂職輒去 又曰張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

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文獻通考曰宋太宗端拱二年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離局二

增判唐人對病疾判曰四岳咨命九土司收功共理於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臥理聞汲黯之政譽渤海行歌美龔公之化治甲官忝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濵臥疾雖比於古人潁川流譽覥顔於今吏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

黜免一

原設雀羅 漢書鄭當時傳曰先是翟公為廷尉賔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賦鵩鳥 賈誼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為鵩鳥賦 黜師保 奪官邑 書思過之地放黜師保 行吟澤畔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懐沙賦沉汨羅而死 俟罪長沙 賈誼謫為長沙王傅既以謫去渡湘水為賦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伯仁醉酒 晉周顗字伯仁為吏部尚書醉酒為有司所糾詔令白衣領職 屈平獨醒 庶人終家 特進歸第 前漢諸葛豐傳曰豐上書告光禄勲周堪光禄大夫張猛上不直豐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後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朝臣震慴望風承旨景為執金吾騶縱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强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有司莫敢舉奏太后聞

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歸第

成王黜廷理　晏子逐高紕

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何廷理之駁於法也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　晏子使高紕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紕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唯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柳下惠三黜　潘安仁再免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潘岳閒居賦曰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陳遵置

酒跳踉　廖立視屋憤咤前漢陳遵傳遵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陳崇劾奏之　蜀志曰廖立先主徵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常懷怏怏舉頭視屋憤咤亮表立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云云廢立為民徙汶山郡

紲爵　降階　禦魅　投荒　逐臣　遷客　投諸四裔　謫居三年　失恩禁闥　俟罪荒陬　將不甘心　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鵩鳥　屈原汨羅之上見著離騷　增屢諫　好諧冊府元龜曰薛大鼎貞觀中為齊王祐長史祐溺情羣小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鼎輔導無功竟坐免　又曰韋綬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充皇太子

侍讀綏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他日帝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令綏之談論有異於是豈導太子者命罷其職

受金　納賄　冊府元龜曰張涉德宗居春宮時為侍讀及即位累遷散騎常侍俄受湖南觀察使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廢於家　又曰馬懷素為監察御史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

乃知我　苟利人　左傳曰狼瞫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宜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冊府元龜曰蕭復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廪在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立仗馬　觸藩羝　資治通鑑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　陳師道詩曰纔如得風鷁已復觸藩羝

太宗怒　仁傑劾　冊府元龜曰唐閻立德為將作

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雒陽遣立德行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置宮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熱又多虵太宗大怒立德坐免　又曰韋機為司農卿兼統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所作在於煙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仁傑奏劾之遂坐免官

鬬雞檄　賞花詩

冊府元龜曰王勃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諸王以鬬雞為戲勃作檄英王雞文高宗聞之曰迴車朝歌不踐勝母者惡其名也勃此文恐成交搆之漸斥勃不令入府　又曰白居易元和中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先是居易母因看花墜井死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名教之士譏焉或以其事上言因命宰臣與居易遠州刺史

先集衆　不給直

冊府元龜曰高宗龍朔元年狩于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

興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帝謂侍臣曰恐外人謂我玩好畋獵輕斷人命特令赦免　資治通鑑曰元和十五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怨訴盈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

非無辭矣　何相迫也

冊府元龜曰貞觀二年司空裴寂坐事免先是有沙門法雅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寂奴恭命上變太宗曰寂罪有四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　又曰開元十二年詔曰張嘉貞備位宰相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朕居藩守俾肅朝位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宰有三員何相迫之甚也

柳渾守正　陸贄敢言

冊府元龜曰貞元三年平章事柳渾停知政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疾渾守正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也自是為其所擠　又曰十年宰

相陸贄罷為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
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陳其不可用延齡謗毀百
端竟罷
贄相

書空作字　會親賦詩

合璧事類曰殷浩被
黜談詠不輟雖家人
不見其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冊府元龜曰天寶五載左丞相李適之罷知政事李
林甫搆成其罪遂罷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
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對荅失次　詞語不遜

冊府元龜曰德宗大歷十四年以
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
才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荅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
日罷政事　又曰懿宗乾符六年黄巢乞天平節鉞詔
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盧攜爭論
于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

猿鳥為伍　狗竇為門

合璧事類曰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
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拂拭獨子厚與猿鳥為

伍又曰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盬萊由狗竇中入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

屏除子孫

廢斥親舊 冊府元龜曰陸爽為太子洗馬子法言釋褐承奉郎初爽嘗奏高祖太子諸子更立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廢帝追怨爽多事子孫宜屏除法言坐除名　又曰鄭畋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伍

黜免二

原黜伏 罪人黜伏

黜惡 禮簡不肖以黜惡

黜不端 咸黜不端

黜乃

亂 楚太子

三已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慍色

三違 事君三違不出境則利祿也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

左遷　左降　左轉　左授　增蘭陵令 史記

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退修初服離騷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修吾初服

坎壈楚辭曰坎壈兮寒士失職而志不平

居常鞅鞅漢書曰漢高赦韓信為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原免歸田里謝承後漢書

無賴被斥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于朱牖之中窺母母曰此兒無賴久被斥退也

增醉尉呵止漢書曰李廣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原上司空印綬前漢何武為九卿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上司空印綬

增失侯家居漢書曰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予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原上印綬還第 東觀漢記曰丁明代傅喜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上印綬還第

收丞相印綬 漢書曰王鳳怨王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王商陰事制曰勿治鳳固爭之遣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歐血而死

上印綬就第 前漢傅喜傳曰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上印綬就第

免徙合浦 漢書曰王莽與傅隆交隆不甚附哀帝時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為冀州牧陷無辜不宜處在中土免官徙合浦

徙歸故郡 後漢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比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

位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帝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鄉

西歸故里 後漢馮衍傳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從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河水溢三公黜 京房云

三公以災異免 謝承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

嗚舌遂免 典略曰梁太后臨朝使梁冀下治山陵尚書欒巴上書欲勿令壊民冢太后詔曰巴小子弄口鳴舌遂免官

李密作詩奏免 晉書曰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怨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

僚位僶其隆替名節淮以隤落 甄

大義以明責反初服于私門並潘岳西征賦

謝瞻種葱免官義熙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四人還家種葱免官

增恨破甑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見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于叔達不能不恨于破甑

流汗失色資治通鑑曰安城王項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

畫衣裳為鍪甲之象冊府元龜曰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鍪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鄭氏性悍又曰楊素為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諷讀為務又曰唐房玄齡仕隋補隰城縣尉漢王諒為逆坐除名徙上郡鬱鬱

不自得唯以諷讀為務

萬代不原 又曰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首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所黜制可之

思量不能出家 又曰貞觀元年尚書左僕射蕭瑀坐事免發於家瑀常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不能違意瑀旋踵奏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怒之

不敢久在機密 又曰高宗永徽六年以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后既寵衰不敢久在機密

無所弘益 又曰睿宗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弟

門客受賂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吏部尚書平章事房琯以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罷相

麞頭鼠目乃求官 又曰李揆肅宗乾元初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為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

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麞頭鼠目乃求官及載登庸授當徙職江淮養疾家復貧匱乞食取給

遺私書 彙苑詳注曰呂冑遷禮部侍郎與裴延齡為姻家推其子操上第會入朝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為潭州刺史

言得失黜官 韓愈集藍田縣丞廳壁記曰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

覩王氏清歌 册府元龜曰韓僧壽為上柱國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率觀之僧壽豫焉坐是除名

霖雨無功 又曰劉鄴罷知政事自叙云霖雨無功深媿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國之期帝為之惻然

在任恣誅求 又曰後唐韓知章為漢州刺史天成四年以任任日恣誅求達于聖聡勒歸私第

斷獄謬誤 又曰句龍階為陝州觀察判官清泰二年勒停追毀見任官牒以斷獄謬誤故也

以死為生

又曰晉李暠為侍御史天福八年勑曰李暠方居憲府合稟朝章豈可八月中喪妻十月後供狀欺公冒寵以死為生止停見任尚示寬恩

帶階官安置　朱子語録曰本朝舊法貶謫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呂子約卻是帶階官安置

輕似葉　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

一筆勾　資治通鑑曰范仲淹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黜免三

增詩唐張九齡酬宋使君見贈曰時來不自意夙昔謬樞衡翼聖輔明主妨賢媿友生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

荆褒廢時所薦祇言寮故情　李白寄崔侍御曰黄河三尺鯉本住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杜甫寄李白曰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黄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濵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

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計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白居易郡齋月下憶廬山草堂曰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能匡聖主秪合事空王龍象投新社鵷鸞失故行沉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寺仍閑一草堂平治行道地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為枕頭巾閣在牆　鄭谷送吏部曹郎中鄭免官南歸曰髙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拋蘭省江山向桂州賢人

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
祖席半路上仙舟久別郊園改將歸里巷修桑麻勝祿
食節序免鄉愁陽朔花迎櫂崇賢葉滿溝席春歡促膝
簷日暖扶頭道暢應為蝶時來必問牛小生誠淺拙早
歲便依投攀送徧揮灑龍鍾志未酬　宋徐鉉貶官泰
州出城作曰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
不從為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郡
林泉已徧遊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蔡

持正夏日登車蓋亭曰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黄庭堅跋東坡和陶詩曰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明楊基送李琴川謫臨海曰南風雨米壓作泥稻花豆莢生初齊一人失意解官去席上衆賓顏色低輏車欲發未忍别感慨握手立大堤

增序唐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曰趙少公才貌瓌雄志

氣豪烈以黄綬作尉亦猶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束鸞鳯耳以疾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髙堂而墮心指絶國而揺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黄鶴曉别愁聞命子之聲青楓瞑色盡是傷心之樹

增記明蘇伯衡南華謫居圖記曰洪武元年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户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閲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為何如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增祭文唐韓愈祭柳子厚文曰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之愈偉不善為斵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有罪復用一

原秦赦孟明之罪　魏尚舉繫獄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舉之拜雲中太守匈奴畏之　宣室詔入賈誼謫居長沙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詔誼入語　拜

韓安國　安國下獄免官後起于獄中拜梁内史　死灰復然　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未幾拜梁内史　增召為淮陽　漢書曰汲黯坐免官隱于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　原用尚方禁　朱博字子元為左馮翊詰長陵大姓尚方禁面上是何等瘡瘢禁具首服盗人妾見斫博曰馮翊欲灑卿恥拔拭用卿禁曰願效死也　張敞起亡命　張敞有罪詣闕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後冀州有賊盗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漢收竇憲之功　增從祀泰山還笏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侵擾百姓坐廢于家後從上祠泰山上曰令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六載然後聽仕　唐六典曰流移之人皆不得棄放妻妾及私逃還鄉至六載然後聽仕　使功不如使過　孔帖曰李靖字藥師開州

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

豈可高枕鄉邑 冊府元龜曰薛仁貴上元中坐事徙象州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復召見謂曰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為朕指揮邪於是起授瓜州刺史

依舊金紫 又曰明皇先天初劉幽求為右僕射以太平公主將謀逆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誅之暐洩其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流封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詔曰劉幽求義以臨事精能貫日茂勲立艱難之際嘉謀盈啓沃之初既殄羣凶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于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興哀垂德 柳宗元文云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宰相哀其才 孔帖曰劉禹錫字夢得始

坐叔丈貶竄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將湶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留務乃詔禹錫等補遠州刺史

下江南圖 山堂肆考曰宋曹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翰泣謂曰衆口乏食貧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願質錢十千中使回奏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帝惻然憐之乃召還

言事無避如前 問奇類林曰唐介為御史以言事謫潭州倅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

暫著南冠 蘇軾詩曰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雁與歸休

復佩銀 又曰初起湘纍復佩銀

活焦枯 黄庭堅詩曰昨夜風雷震海隅天心急擬活焦枯

原棄瑕錄用 責功補過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有罪復用二

增詩唐司空曙酬張芬赦後見贈曰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巳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

元陳櫟送汪希道入都曰行行觸秋暑勇往覲國光修途或濡滯一瞬北風凉不仕十餘年養親竄罕煬將謁吏部選寸祿願少償庶略助甘旨贖其不遑將不仕果何因憑慕嘗翱翔驅馳海南北訊獄主慈祥詿誤陷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

譴究竟靡濫臧久之天日開歳月坐荒荒漉溪范參父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母乃欺穹蒼活千人有封君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揚當路顧鑒之萱草癯北堂俾得早言歸為養及壽康臨期重丁寧白雲遥在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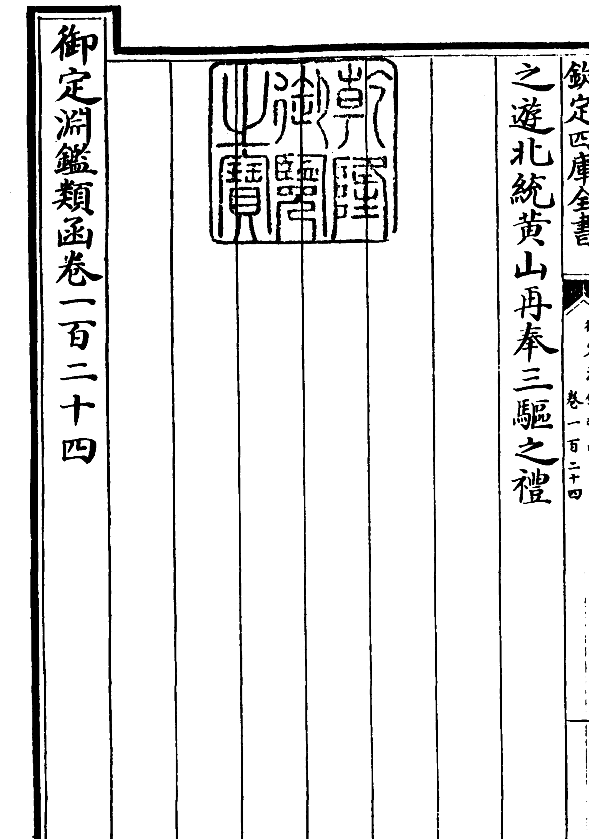
增制唐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内

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其李希烈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　白居易授澧州刺史李肇郢州刺史王溢朗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

等與之會飲失於檢慎冝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為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史數易為弊頗甚况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冝遷換故吾以來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

增碑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曰武德六年轉仲山甫左列南州舊俗淫其白獸之祠西僰餘甿背吾黄龍之約王師直進陵斂棧以長驅廟略遐宣指銅丘而决勝七年詔君討襲楓天棗地金門玉帳之營方

卦圓著剡木弦弓之射一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百濮其年加上大將軍而俄以爭功得罪游俠從君特降王綸遐邇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言富貴在天卜子夏之餘論無諧封禪空歎息於周南絕望夏臺竟棲遲於漠北太宗承聖皇之大寶奉天帝之休期雷雨八瀛光華四極旌賢赦過惟新之命屢覃念功簡勞惟舊之恩累洽授長樂監仍命於北門供奉宜春禁苑太液神池浸石菌而揚波濯金莖而挹露南經丹徼恒陪萬乘



之遊北統黄山再奉三驅之禮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高應龍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

政術部四 論政 立政 善政 寛政 吏久從政

論政一

原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尚書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大戴禮曰

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增又曰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為勞乎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原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增左傳曰季札聘於鄭謂子産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

敗　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增又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原晏子曰景公問治國

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增又曰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　原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增又曰聖人無恒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原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令民

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陸賈新語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鎒苗去害田而已今沐者墮髮

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治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謟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絙（絙者急也）而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為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有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于懸而四夷服嬴秦政（政秦始皇名也）晝決獄夜理書御史冠蓋相接於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鐔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射干之水）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

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虛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逮至衰世松栢箘簬宛而夏槁江河山川絶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于南郊也飛蛩滿野蛩蟬蠛蠓屬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

楚王曰善　增孔叢子曰田駢以道術説齊王王曰願聞國之政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為林顧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天地之間六合之内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又曰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基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原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以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增又曰陸賈時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原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

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國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産相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畧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

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　增論衡曰魏文侯使西門豹往于鄴告之曰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何曽上明帝疏曰漢宣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　晉劉頌受詔疏曰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

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

唐書曰陳子昂上書言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而元氣正矣　宋史歐陽修傳曰或問為政寛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寛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寛者不可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

論政二

原審禮 **履事** 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不履其事則亂也禮 **化人** **知賢** 以道化人而人善矣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知賢 **去煩** **貴簡** 讒慝黜遠去煩宥善莫不競勸用賢理不肖用貴理賤叔梁云 應璩詩曰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 **遺愛** **絕私** 子產古之遺愛 尹翁歸抱公絕私 **徵令** **軌物** 宰夫徵百官之令注徵召所為 **貴清淨** **飾儒雅** 漢曹參為齊相有蓋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正參避堂以舍之齊大治也 張敞緣飾以儒雅 **酌人言** **求民瘼** 酌人言以為政糾職求民之瘼瘼病也 修法 **禁末産**

如農功管子曰末產不禁則民無恥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務三政　釐百工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乂釐百工釐治也　覲淑慝　除苛虐覲政淑慝謂旌別淑慝除其苛虐　德教行政　法令為師孝經曰成其德教以行其政令　薛宣不教子吏事乃曰政者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寬猛相濟　法令滋彰寬猛相濟政是以和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　使民以時　官人以序論語虞預　廉善廉能　足食足兵周禮曰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注云皆以廉為本　論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不躬不親　弗剛弗柔不躬不親庶人弗信弗剛弗柔厥德允修　庶績咸熙　彝倫攸

敘熈和也並尚書 如璽印塗 猶金在鎔呂氏春秋曰民之從上如璽印塗董子曰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悅近來遠 親仁善隣家語呂氏春秋

無反無側 不放不忘書鬼谷子 刑肅而俗弊 法出而姦生禮記董子 擇可勞而勞之 因所利而利之並論語

臨下以簡 安民則惠 稱物平施 振民育德 政清吏肅 事簡民安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增九功 三德尚書禹曰於帝念哉德唯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九功唯敘九敘唯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又箕子曰又用三德一曰正直二

曰剛克三曰柔克　**九敘**上詳九功注　**八政**尚書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財成**　**參伍**周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孔叢子曰昔者五帝三王之涖政施教必用參伍何謂參伍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　**平易**　**恭敬**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經濟類編曰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製錦**　**置器**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賈誼疏曰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虛心**　**強骨**老子

曰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魚喚　馬敗　文子曰水濁則魚喚政苛則民亂

太平御覽崔鴻前涼錄曰張天錫時少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

囊魚　肥羊　韓非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史記曰漢卜式出貲助邊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

如金石　譬琴瑟　賈誼疏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董仲舒策曰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木有根　泥在鈞　國語曰國主之有民也猶木之有根根深

則本固　董仲舒策曰臣聞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

士無邪　鬼不神　管子曰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　老子曰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

御駃馬　治亂繩　彙苑詳注曰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曰御駃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曰必辦治梁矣　下詳第三條

貴知變　疑不類　彙苑詳注曰崔鄽治郊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不貸或問之曰郊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賊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又曰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若之何毀　不能無謗　左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

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改之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孔叢子曰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

損上益下　懸賞設法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後漢書桓譚上疏曰張官置吏以理萬民懸賞設法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三載考績　六計獎吏　合璧事類曰唐虞有三載考績之法而成周人有六計獎羣吏之治而皆以廉為本無非所以為吏治之政也

論政三

原政如氷霜姦軌消亡　舜云　辨上下定民志　何以守

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容民畜衆　危以動則民不與易　增建萬國親諸侯又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神道設教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　原惟辟奉天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書　增克艱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與治同道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學古入官又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勿貳勿疑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原政必本天　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　欲治其國先齊

其家　政者君之所藏　為政在人　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　食節事時　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與其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　四達不悖則王道備　政不正則君臣危禮記　增聲音與政通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原案名察實選才去能周禮　民從上所行　為政以德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節用愛人　必聞其政　刑罰

不中無所措手足論語　先之以愽愛而民莫遺其親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徳義而民興行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並孝經　人道敏政　如蒲盧為政也者蒲盧也言如桒蟲變化　人道為大子曰人道政為大　裁國無利器猶鉛刀而割阮子　任賢使能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乖通利則君道章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周書　禮樂治之粉澤　弗富不足無人不興無以合親　緩法重刑

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六韜）　為國富民　帝王富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若饑魚之歸餌渴馬之赴泉　漫於政者害於國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

達民之情然後從命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理治（家語）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不盜（老子）　增悶悶淳淳（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原國有二柄　術者主之所執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筴國者君之輿勢者君之馬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

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賞罰國之粉黛　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官爵以利民　守我理因自然　因能受禄莫敢索官　利君之禄焉得不報　利以得民　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索瘢　四疑不破損身失國韓子　堯舜不易民而治治桀紂不易民而治亂荀子　勿鹵莽莊子曰勿鹵莽　治有四術尸子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務德而安民

利以安之　利以平民　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呂氏春秋

四民用足則國家安黃石公　增芒刃斤斧賈誼疏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原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為政不行必變而更化董子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韓詩　治國無若五音史記　治有二機　政有三品　治民如御奔馬說苑　治亂民猶治亂繩漢書　治煩事如治亂髮傳　增在吾所以為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為梁相每勑諸縣曰世治則禮倫世亂則禮簡方今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為政　原振

裘持領舉網收綱 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 應璩 政有細目法有大綱 廣論 知之者昌不知者亡 吏不狥功民不私力 王粲務本論 綜核人才官方任能 晉書 各勤其官以久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 並桓溫 民非賢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 杜預 取諸兩儀 必修諸已以光四海 抱朴子 罷無益之巧棄難得之貨 潘尼 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絶 物理論 政道有三 魏書 因事施公仍便效才 民勞者傷國 劉子 可以觀政 教之以

德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論政四

原表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阼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鼎鼐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曹植降江東表

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将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禄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鹵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畆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

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矣

增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禄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

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茍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原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頼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頼

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漸獘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人君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内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隳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

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獘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觧平城之圍文帝乃除重刑非輕之也以嚴制平非以寛制太平也　王符潛夫論曰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以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

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乏為本以鬻貨為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羲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羲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

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寛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增說明蘓伯衡空同子瞽說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髙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强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邪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

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絶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修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

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閑漠不留意也可乎哉

立政一

原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呂氏春秋　考政法　覘治亂家語

除怨惡　同好善周禮合方氏　取誠信　去詐偽周禮

角斗甬　正權槩月令　市廛不稅　關譏不征　用地

大小　視年豐耗並王制　申畫郊圻　表厥宅里書

春入貢　秋獻功　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 以上並周禮

增惟其人　施有政 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又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督生徒　給厨餼 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曰此州學廢日久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餼

明罰勑法　奠麗陳教 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　尚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九功　九叙　庶獄庶慎 尚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又曰周公曰嗚呼孺子王矣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不易其俗　以率其怠
禮記曰齊其政不易其俗韓愈集曰為之政以率其怠　春生秋殺　陽開陰閉
韓愈集曰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立政二

原璿璣七政書　增舊人共政又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原
洪範八政　增咸熈允釐百工庶績咸熈　原明王立政　小國
事大國大國庇小國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殖有

禮覆昏暴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尚書 乃施典於邦國周禮 乃施則於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注曰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以八法治官府注曰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計 以八則治都鄙注曰一祭祀二法則三廢置四禄位五賦貢六禮俗七刑賞八田役 以八柄馭羣臣注曰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 以八統馭萬民注曰一親親二敬故三進賢四使能五保庸六尊貴七達吏八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注曰一三農二園圃三虞衡四藪牧五百工六商賈七嬪婦八臣妾九閒民 以九式均節財用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羞服五工事六幣帛

七芻秣八匪頒九好用

以九兩繫民注曰一牧二長三師四儒五宗六主七吏八友九藪

以六敘正羣吏注曰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事四制其食五受其會六聽其情

以六聯合邦治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

以八成經邦治注曰一政役二師田三閭里四稱責五祿位六取予七賣買八出入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曰一散利二薄征三緩刑四弛力五舍禁六去幾七眚禮八殺哀九蕃樂十多昬十一索鬼神十二除盜賊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注曰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飭材六通材七化材八斂材九生材十學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

以鄉三物教萬民注曰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

以嘉石平罷民

注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　以肺石達窮民注曰肺石赤石也窮
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以阜人民以蕃鳥獸周禮司徒職　通其財
利周禮合方氏　為封邱之度周禮冢人職　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
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
旅周禮委人掌斂野賦以待羈旅過客　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
俗並禮　刑仁講讓禮運　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為出制

國用必於歲之杪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並王制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月令 安民立政 周書 行其政

教 論語 制送死之節 家語 增父其父子其子 又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 原行之以禮守之以

信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 並左氏 有勳不廢有績而載

呂氏春秋 月省時考歲終報功 淮南子 立之以長幼齊之

以君臣 厲之以義敦之以仁 並杜預七規 增為客主禮

韓愈集曰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袞

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泣其民鄉縣小民有

能誦書作文辭者豥親與之為客主之禮

建庠序　宋史宗澤傳曰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

峙糧儲治戎器　元史阿爾哈雅傳云天歷元年命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阿爾哈雅髙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閲士卒以備不虞

立政三

增疏明周敘正統十四年啓疏修庶政曰天下一統萬幾日臻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況今獘政之餘尤難為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肅觀聽崇奬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

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餽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搠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内修外攘僟恥可復邦國奠安

增銘宋陳無巳黄樓銘曰熈寧十年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冲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時盈溢十

里平地水深丈餘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
不怠興發戍兵外為長楗乗髙如虹以殺其悪内為大
隄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
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恵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
澤廵行内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
可謂有功矣宜有襃嘉以勸郡縣十月奏京師明年元
豐正月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協同敢自
為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襃大無以報稱乃作黄樓於東

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為之
銘其詞曰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
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始達潰亂散亡皇仁
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
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夭敘地平明聖成能
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畏允
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守臣
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

常庶臣無佞原始原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增碑唐韓信卿河南尹張公碑曰惟唐六葉歲在乙未兇臣肇亂殘毒生靈㱿洛之郊七年方平宮廟燔夷府寺為墟陰燐轉於原隰麋鹿遊於街陌天子廼命河東郡侯延賞尹於東夏視人猶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麏至二年土壤咸闢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河渠導塞隄封乃立宗廟乃建寢殿變邱墟為閭里散災祲

為和氣公府若虛戶庭不扃牛馬産畜牧而不羈

增議元郝經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

作新樹立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國家光有天下

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

修完之計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盖

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

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

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

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是可以為鑑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緑取黄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

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今自踐阼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汚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

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氷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方今之世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責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

善政一

增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　又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天時養育萬物　尚書曰欽若

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原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

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林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

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
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
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
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
曰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
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
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

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皆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存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增經濟

類編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原左氏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雈蒲之澤太叔興徒兵以攻雈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　孟子曰為髙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千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烏雀之巢可攀援而闚也　增又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

下者哉　又曰黄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原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

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增經濟類編曰倪寛為左内史寛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吏民大信愛之　原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增冊府元龜曰劉仁軌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

凋殘僵尸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䪥弔祭賑貸貧

乏存問孤老條録戶口　又曰陽城貞元末為道州刺

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貢號為矮奴城不平以良為

賤又憫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無不泣荷　唐

書曰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

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

與約禁其為隸　冊府元龜曰李徳裕為浙西觀察使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徳裕欲變其法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獘風斯革　彚苑詳注曰李惠登雖樸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日闢戸口日增　又曰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

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為令 經濟類編曰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時魏中立薦韓墉為饒州路總管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盡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善政二

原德和 寬撫 書撫人以寬 以德和人 葬鰥獨 無追捕 黃霸在潁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霸為伐其所木為棺以葬之也 韓延壽為郡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後吏無追捕

之若　**不嚴而化**　**決遣如神**　文景時為循吏如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寛居官可紀　朱博冀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博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訴究及言盜賊詞訟各使屬其從事博駐車決遣如神

吏人不欺　**姦豪皆去**　韓延壽推至誠吏人不敢欺　何竝為潁川名次黃霸郡中姦豪持吏短長縱橫郡中皆亡去

杜預號武庫　**朱邑葬桐鄉**　晉杜預字元凱在朝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廷稱美號曰杜武庫言無不有　朱邑字仲卿為桐鄉嗇夫廉平未嘗笞辱人遷大司農將死屬其子曰桐鄉愛我後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人必葬我桐鄉也

文公制移居　**翁歸有記籍**　魏鄭渾字文公

為京兆以百姓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與單輕相伍以發姦勤稼於是人安 尹翁歸為東海郡中賢不肖皆有記籍

薛宣設方略　陶侃無棄物

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人稱之郡中遂清淨也 晉陶侃為荆州造船竹頭及木屑皆令舉掌之後正會積雪始晴地濕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如此

黃霸務在安全　龔遂未嘗咎辱

黃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其材長於治人也 龔遂廉平不苛以愛利百姓為行未嘗咎辱人

增捕蝗　殺狗

冊府元龜曰趙瑩為晉昌軍節度天下大蝗禁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 又曰李暠為太原尹舊俗有僧徒習禪及死不斂輿屍近郊以飼烏獸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暠到官發兵捕殺羣狗其風遂革

斂骸　贖子上詳第一條冊府元龜曰朱忠亮元和中為涇原節度使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三百人

燒瓦　賦磚冊府元龜曰宋璟為廣州都督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　唐書曰牛僧孺為鄂岳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為姦僧孺至計茅苫版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

育德　設教上詳第一條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杜母　賈父李商隱詩曰疲民呼杜母鄰國仰羊公　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開廢河　修故堰冊府元龜曰唐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

有無棣河隋末堙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彙苑詳注曰真宗朝許景山為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為故堰號其屬曰鄼侯方定天下乃暇為此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

高其梱　削其石 經濟類編曰孫叔敖為楚相楚俗好庳車王以為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冊府元龜曰高駢咸通末為安南都護初交趾以北距南滇有水路多覆巨舟駢注視之乃有横石在水因奏請開鑿召工者削其石民至今賴焉

賞盜麥　勸輸錢 彙苑詳注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取勿復盜也 玉露曰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

富人出錢五百萬背佛殿華老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若得福豈不多乎富人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畜雞豚　種葱韭　經濟類編曰宣帝垂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覇為選擇良吏宣布詔令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彘五雞

免供矮奴　禁賣女口　上詳第一條冊府元龜曰孔戣為廣州刺史至郡禁絶賣女口

引水開田　置橋立廬　冊府元龜曰裴行方檢校幽州都督引盧溝水廣開稻田數千頃　又曰李西華貞元中為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內鄉山岨重沓小遇暴雨則阻絶行旅　西華請設工十餘萬置橋立廬自是行李不滯　人為立碑

民請刋石　冊府元龜曰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貧人死于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為立碑頌　又曰劉表微廣順初為新安令河南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人稱表微公平之政請刋石頌美

太祖從之　得免寒苦　知有生聚　彚苑詳注曰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緝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續問奇類林曰虞允文泣淛以淛民歲苦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稍長即殺惻然久之訪知江渚有荻塲向為世家及浮屠所私令有司籍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九州之民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　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訏謨定命　章志貞教　上詳第一條　禮記曰章志貞教　種饍百

本　給粟一斗 上詳種蔥韭注 下詳捕蝗注　活餓民五十餘萬

得棄兒三千八百 問奇類林邵伯温曰富鄭公知青州活餓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曰過于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又曰葉石林夢得嘗言在許昌值大水發賑十餘萬人唯遺棄小兒無由救一日詢左右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識認耳乃為閱法例凡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凡三千八百人　張延賞具舟楫

遣亡人　王敬蕘設糜粮待軍士 冊府元龜曰張延賞大歷中鎮揚州屬歲旱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居此坐斃適彼可生又何限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吏修其室廬　又曰王敬蕘唐末為潁州刺史乾寧四年冬龐師古敗軍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蕘自淮燎薪相屬

于道郡中設糜粥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進賢理屈 探隱拯沉 聲

與風翔 澤從雲游 文選 雨零露湛 冬暖春暄 藝文

善政三

增厚下安宅 人君觀剝之象而厚其下以安其居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易 亮采惠疇 謂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翕受敷施

言人君於有德者合而受之布而用之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書 衆人

熙熙如登春臺 老子 祓飾 漢雋曰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 原所居人

富 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所居人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庶幾德讓君子也 唯

恐人知史直不疑為官唯恐人知其為吏之跡不好立名稱為長者

增家給人足

彙苑詳注曰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于農稼家給人足

義合里

冊府元龜曰來滋貞元末為華州刺史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

無閑糴

又云崔悛為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郡災荒不相恤悛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閑糴

禁賣親鬻子

又曰唐党仁弘為戎州都督夷獠之俗賣親鬻子仁弘制法禁斷百姓便之

寬明勤謹

又曰崔縱為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行人請立碑

造舟百艘

問奇類林云趙清獻公在虔州當二虔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

以遣當具舟載之歸者相繼於道

善政四

增詩陳江總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溉河潮圖始未能恱克終良可要擁鐘斵年首提瀡勞春朝平皐草色嫩通林鳥聲嬌已集故池鶩齊蒔新田苗何吁畚築苦方雖魚稻饒

增序宋王庭珪寅陂行序曰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千畝廢久官失其籍大姓專之陂旁之田歳比不登邑

丞趙君搜訪耆耋盡得古跡浚溪港起隄閼躬視阡陌灌注先後各有繩約不可亂是歲適大旱而寅陂溉萬二千畝苗獨不槁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丞職也然僞自增飾以蒙顯賞者世不為怪由是水利為虛名今寅陂功竣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察其出城別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涕泣言此為敘其事作寅陂行安成城頭烏夜宿啼烏未起雞登木傾村入城來送君馬首摩肩袂相屬但有龎

首不識名何物老翁出山谷老翁持酒前致詞家住西
村大江曲大江兩岸皆腴田古有寅陂置官屬自從陂
廢田亦荒官中無人開舊瀆公沿故道堰横流陂旁秔
稻年年熟今年雖旱翁不憂田頭已打新舂穀誰云此
陂會當復老父曾聞兩黄鵠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阡
陌勸農耕監司項背只相望風謡滿路胡不聽胡不聽
寅陂行為叩天閽叫一聲
增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

展厚禮於九原示深仁於萬國原夫靈臺肇建壁池是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曽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朽骨於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遣奠有加於蘋藻備物無闕於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於白日靈邱是啓旋卜宅於青烏既而遷彼古埏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内昭德於普天之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堙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

原教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曰冀州表朱穆之象太邱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民或有傳芳史籍昔越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髙貫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增表梁劉孝儀為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寳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冦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兹彧躍固以陋膴膴於周原邑叒叒之

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饗斑輪喬卿在政遥授衮服馮熊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光司牧

增頌唐孫逖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曰公涖是邦其明年也皇帝東廵狩至岱宗自洛及兖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産者傾幣髙梁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兹郡褊小實難圖也公深識遠謀擇利而行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良清造舟為三橋置騎為馬驛闢野為兩頃除道為九逵或穗或秸或薪

或標或饔或餼或糧或糗因吏禄之奇羸雜官用之餘羨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與其三年秋大水河堤壞決諸郡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既滋甚功無已時公既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籲於人荷鍤者襁屬負畚者麇至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版築競勸鼛鼓弗勝以浹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濟災革弊於今賴焉公名曜卿字渙之河東聞喜人

原碑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參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為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為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甲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邱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

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閤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棲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絶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遜辭興事篆刻俾萬代

之下知斯文之在兹銘曰茫茫禹跡經啓萬方平秩肇
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
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既表南國肇允神童翻
飛上德導達元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為儷則帝曰
爾諧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廸我王顯允洵美且
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
永承嘉惠　陳徐陵為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

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洛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其序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

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吒風雲跪開黄石之書高咏元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鹵侵華羣蠻縱軼後臯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

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

嶠自大討瀟湘同兹樊鄴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

師受拘勍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

禀朔公亦忠為令德天纂之謀吴帳斯開衛門無擁雖

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懽相儔匪若即授使持

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

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

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

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器攸歸當壁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轄奉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鶊始囀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

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攡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盖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檽躬親辨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諳於後曹接務髙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廛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宫闕請揚兹美化樹彼髙碑民欲天從允彰緐詰銘

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緜天慘沴浹地虔劉赫矣高祖
爰清國難元勲佐命力牧風后亦既旋歸邦家有暉宫
亭蠡浦奮翅高飛雷卷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
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謌淯同周迎門惟吕流矢為
暴攙搶斯舉喋喋蒼黎峗峗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
爰驅大彘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瀧城青羌卷介赤
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謡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
兩越海變三田公為上相復倍斯年　又廣州刺史歐

陽頠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為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禄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狄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

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黄樞神亡赤伏天地崩霣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眂爟烽浴鐵蔽於山原摐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勍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尅凶渠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圭既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謡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燕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

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竊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
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髙祖永言惟舊彌念竒功即
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
壇場延於廾伯綢繆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豐貂允光金
蟪但八桂之土蠻夷不賔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
在衡臯深留凨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㖨兒
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𢿙國
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寳祚開定江沔三攺璇衡包羅湘

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
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
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
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
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為樂揚袪灑汗振雨流風
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繹慧羨等來朝絳闕
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鄉寶鼎復述

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黄素爰
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赫赫
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逺公門日
新嵩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
藐藐金隣莫逺匪督無思不賔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
歌式舞仁哉至仁公自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
王厲德政碑曰若夫雎陵世傳以詳載德之華徐州先
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莖表其深源

何籌懋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佽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弈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岩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緊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為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𢜕釋馬窮途惟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

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出為仁武将軍晉陵太守五雞二毓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鈎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决曽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胄自澧水源於洛濵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為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夭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江總吳

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己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雎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牓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去謠曙鼓留歌暮來　周王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竄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産九折崢嶸髙峰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

晉通終因東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頫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邛笮不討外憑劒道之難内負銅梁之阨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軸板楯酋豪斯榆君長歴稔逋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安之宫巴水三迴吴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波洽沒陰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横夷落擅强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公奉命天討星言載

塗指日遄邁册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
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閒後距之今夫鐘鼎大禮
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勲斯樹其等乃建碑
於其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禄龍圖紀河鴻漸
于陸覇楚傳姓命吴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
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洎僰道西通夜郎
内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絶邉疆赫赫南仲堂
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竇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

刋石鐫銘刻勲遠邁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文

增唐李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曰君諱孟犨字公悅君之臨猗氏也萊田數十里上蔽荆榛下闢爲鹵逋逃夜聚豺狼曉嘷公曰穀不足者地有餘利食不足者人有餘功長荆棘孰若樹禾稼聚豺狼孰若利貧寠乃疏鑿涑川化草莽為陂塘變磽确為墳壤人民胥悅

工亦子來雖史起決漳鄭國開白亦何加也

增墓誌唐白居易虢州刺史崔公墓誌銘曰唐有道四

科達三教者曰崔公元亮授密州刺史密之民凍餧者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骴體未殯者命藏葬之男女過時者為嬪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悦之發為謡詠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州民畜牛馬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縁為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税米者擔負跋涉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入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

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歛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譏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民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

增行狀唐杜牧浙江西道觀察使崔公鄲行狀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矣於是科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以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

者多棲於吾土遂立延賔館茍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閭里知民之疾苦期嵗而吴民復振

增傳唐李華東川節度使盧公傳曰盧坦字保衡為宣州刺史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来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柰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人頼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嵗旱茍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

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

税户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

增書事唐孫樵書何易于曰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

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

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

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

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邪易于曰吾

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

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

增述唐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廳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亦為之有土木隳築棺櫬巍然者有棺櫬分拆骸骨縱横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絶嗣無主旁無近親者刺

史以俸錢爲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劉公教生者以禮恤死者以仁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録焉

寛政一

增易曰雷雨作觧君子以赦過宥罪　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

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　彙苑詳注曰馬援務開寛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後漢書曰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將自以為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若是則汝為敝人矣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以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

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冊府元龜曰唐房𤣥齡為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明達吏治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寛平　經濟類編曰唐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事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　錦繡萬花谷曰宋璟為政寛厚仁愛百姓號有脚陽春　資治通鑑

曰元和十四年以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張延賞次子少有令聞河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兩鎮喜其廉謹寛大故上下安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饑死者半鄽里蕭然嗣昭緩法寛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輯　續問奇類林曰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　又曰曹侍中彬知

徐州有吏犯罪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為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寛政二

原閉閤　吐茵　韓延壽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至乃閉閤不出遣吏作告縣中惶懼所訟田兄弟悔過叩頭謝罪請改行　丙吉為相馭吏嗜醉掾訴斥之吉曰以醉飽不過吐丞相車茵耳

服民　得衆　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　論語曰寛則得衆

濟猛　制寛　仲尼曰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　寛而有制

師蕭曹　學

黄老　蕭曹以寛厚清淨為天下師　汲黯字長孺為東海守學黄老之言清淨治人責大指不苛細卧治淮陽

不按吏　不殺盗　丙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按吏後遂為常　曹褒字叔通為圉令他界盜入境吏捕得褒不殺之太守馬嚴奏褒軟弱免官

增放遣子女　歸還奴婢　册府元龜曰李大亮為安州刺史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一皆放遣　又曰李復貞元初為容管招討使先時西京叛亂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為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

縣令減威　諸將設誓　彙苑詳注曰咸亨初賈敦實為洛州長史政尚寛人心懐向洛陽令楊德幹恃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賢也德幹為減威　問奇類林曰曹武惠王攻金陵垂

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諸公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誥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

不鞭甯越　唯殺嘉運

經濟類編曰王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冊府元龜曰郝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之入寇也州人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為內應高祖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强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

放俘九十　捨擒四千

冊府元龜曰程名振高祖武德初遥授永年令經畧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還之鄴感其仁　又曰郭子儀天寶末為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拔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

必斬當以卿應　必責當

以汝始　北史曰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斬斷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　唐書曰陸象先為蒲州刺史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

黄霸獨用寛和　萬福皆有惠愛　經濟類編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黄霸獨用寛和為名　合璧事類曰張萬福涖九州皆有惠愛

寛政三

增不急斷　孔子集語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

不意使以為亂源 **刑不上大夫** 何休解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也

破觚斲雕 史記酷吏傳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

中繩則止 鹽鐵論曰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

不多殺 前漢書酷吏傳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原議曹醉呼 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徵入議曹王生請從功曹白王生嗜酒不可從遂不忍逆適會引入王生醉呼曰明府天子若問何以理宜有讓遂從之上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遂曰議曹王生教臣耳

掾吏為友 潁川太守嚴翊以孝行為官謂掾吏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王莽徵翊翊曰吾哀潁川人士以我柔弱徵必以剛猛代云云

罰蒲鞭 劉寛字文饒吏人有過以蒲鞭罰之

以示辱也

遣長休 鍾離意字子阿為瑕邱令吏檀建者竊盜意遣長休其父令建進藥死

不鞫贓罪 後漢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聞者皆感激自厲

增吾以寛 蜀志先主曰令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不如小決 新序曰聞為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

原終日清譚 王衍字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譚而縣務理

增永念畫冠 文選王融策文云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措

寛以容物物必歸 郭子注莊云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夫寛以容物物必歸焉

無取嚴

刑隋書酷吏傳曰御之良者不在于煩策政之善者無取乎嚴刑

寛政四

增詩宋方岳簡徐宰詩曰雨外茅茨黄葉村老農相語一燈昏山深未識新官姓但說無人夜打門

增碑唐孫逖東都留守韋虛心神道碑序曰皇帝二十四年鑾駕還長安之月有坐殊死在縣繫者時迫季冬將寘嚴法公為之請曰攸徂之慶方喜來蘇好生之德宜加在宥上可其奏減許從流　杜黄裳東都留守顧

公神道碑曰公諱少連字夷仲授登封主簿邑有暴虎公以為天道可以誠感猛鷙可以仁服乃堙塞陷穽移檄靈岳於是人安其居獸不為害公尹京兆以為設鉤距塗赭衣前人之所為不足以為四海式於是布和平尚簡易始務仁人之惠無取赫赫之名政弘大體去有餘慕

增策唐張說對策曰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誠於緩死今陛下毋臨黔首子育蒼生乎

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己仍勞淮甸之師其有詿誤閭閻脅從井邑陛下愍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寛宥此陛下之恩也今策政刑之要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須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於令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寛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

吏久從政一

增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後漢書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又曰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　蘇軾策曰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驟遷以奪其成效　羣書考索曰漢制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髙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

貢門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內然也有為京兆五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何武有為郡守八年黃霸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又曰官守數易弊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

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罷何郊巳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盖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璫之知泰州凡六年

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仕宰桐廬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邪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謂是也不寧唯是張貿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為氏

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温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得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

吏久從政二

原吏安其任民習其化 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

因以為氏 漢為吏長子孫因以為氏庾氏倉氏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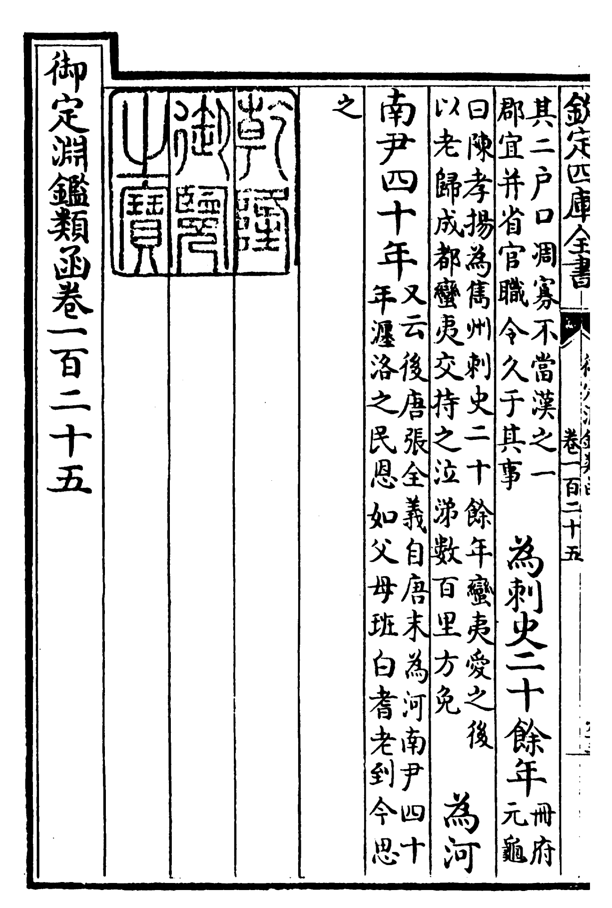
增秩賜金 漢宣史有政績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其化故人皆勵精為理百姓安富也

不欲易代 黄霸為頳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欲易代曰數易吏迎新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盗財物公私費損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故益為亂也注云吏因緣交代之際匿簿書盗財物也

增禄寛筭 後漢左雄奏鄉部親民之吏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筭增其禄秩吏職滿歳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送迎之役損時宜豎用權不省

增進其位班 經濟類編曰晉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守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職數易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諸葛恢涖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

久於其事 晉書桓溫傳曰溫總督内外上疏陳便宜七事



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于其事　為刺史二十餘年　冊府元龜曰陳孝揚為巂州刺史二十餘年蠻夷愛之後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為河南尹四十年　又云後唐張全義自唐末為河南尹四十年瀍洛之民思如父母班白耆老到今思之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五